尚書箋

王氏集注并箋

金縢世家云武王十一年周公佐武王代紂作牧誓已殺紂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畱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作金縢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乃踐阼代成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周公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東伐作大誥二年而畢定作餽禾嘉禾東土已集周公歸報成王爲詩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　大

傳金縢在大誥之後　箋曰金縢周公薨後總述公功德歸祀王魯爲二王後當在立政後今在此者類次王爲武王書縢緘也以銅鐵鉗鎖扃固於匣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不豫　豫又作忬說文引作悆此從馬本司馬王充劉向引竝同　箋曰禮記云文王疾武王夢帝與九齡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三年之益所以定帝業生太子成周公成王之盛也文王受命七年八年而崩再三年則當亡殷誅紂之期曾受西伯之命躬朔焉而躬殺之不可以垂訓故文王不受三齡也武王既定殷爲天子三年而未有太子至此遵疾周公亦當代立非立嫡傳子之法故武王必益三齡也文周聖人自制其壽命武王大

賢其命在天至是有疾者當終之期克商在十二年此爲十四年白虎通云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穆又作睦司馬曰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鄭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　箋曰國有大憂三公聚謀時周太召爲三公周公不言故云二公卜于文王廟者卜文王與三齡得否天子有疾當禱耳而今欲卜不亦卻王不从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鄭曰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日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　箋曰文王已與三矣今不得三必非文王意卜之文王徙增其憂

公乃自以爲功

箋曰功成也成若譸成之成與神約誓也言己代从

爲三壇同墠馬曰壇土堂鄭曰時爲壇墠於豐壇墠之處猶存焉箋曰土基三尺階三等曰壇於禮禱遠祖則爲壇墠此用升壇會盟之儀也祭法注封土曰壇除地曰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箋曰用盟禮故周公立壇上對三壇若面結言植璧秉珪司馬植作戴鄭曰植古置字箋曰璧蒼璧以禮天植於壇也珪桓圭上公之贄周公秉持之朝覲之禮乃告大王王季文王箋曰三王皆父子相傳受命故並告之史乃策策从司馬東晉本作冊鄭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箋曰史奉策大史進其策祝曰惟爾元孫某鄭曰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諱之者由成王諱之也箋曰祝大祝也

元首也嗣王曰元**遘厲虐疾**司馬云王發勤勞阻疾箋曰遘讀爲構厲今作勵言構造厲精于治也虐獵也爲疾所陵獵**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司馬作負子鄭曰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女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箋曰丕負古字通負特也子慈也不丕子猶私愛也三王若古與齡傳子雖立大法有慈愛之嫌天或責而不許則旦請代死以子易子是無負子之責也隗囂曰申命百姓庶無負子之職亦謂以已代漢爲天子也命必有終文王不代王季周武不代文王武反損父之年焉天下已定武王雖崩朝委裘而周公輔之三監不敢叛雖叛而亡周公亦不宜私慮過計以請

代貪帝位也然而文于與之周公請之殷殷
於此年者聖人先天而天不違貴欲于武周
之時立傳嫡長之法周公知與斷之意見武
王無故篤疾恐已次當立皇恐而請代惟聖
人能以壽歲益人也舜帝位而不當乃至損
年益之於成王有繼絕之恩故推爲禪讓之
君而以魯爲王者後**予仁若**箋曰仁讀爲先祖匪人之人若順也三王于予仁慈
順予之請聽予代王**巧能多材多藝**巧從司馬本東晉本作考　箋曰巧
當爲丂古文以爲于字又以爲巧字故或爲
巧或爲考皆非也丂卽于耳于曰也曰能多
材多藝言王不死乃能用賢也材賢材藝治
也多材多藝謂衆賢人衆治事者言旦死不
患無材**能事鬼神乃元孫**箋曰多材治事則能安和天神人鬼目能

事女元孫周于不若旦司馬若作如不如旦所請不能代箋冂多材多
藝不能事鬼神箋曰賢人雖多王崩不能主天人之祀此不言元孫者不
能代無元孫之可事也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馬曰武王受命
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　箋曰佑當爲祐助也乃命者欲三王請命也敷溥也
廣也帝雖不私周室當廣助四方之民不令王死用能定爾子孫于
下地箋曰言三王亦用此定子孫之業四方之民罔不祗畏
司馬云敬畏　箋曰言非獨旦私意四方之民以王無太子無可立者莫不振動畏懼也
祇振古通用敬即警也烏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

亦永有依歸司馬賓作葆鄭曰降下也賓猶
神也有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
今我卽命于元龜馬曰元龜大龜也箋曰
卽就也三王命不可聞見
就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箋曰告神
見之之玉藏兩
階之間祭天玉當燔之此請以歸者大傳說
諸侯執所受圭與璧以朝於天子無過行者
得復其圭以歸其國璧用以官益藏太
廟圭還周公也云其者不敢自專禮俟爾
命馬曰待女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箋曰
爾之詞親敬之稱也禮祀祖父曰于爾若
孫婦附于皇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說文
姑不得言爾屏蔽
也箋曰屏璧者不得復祭祀屏珪者不復
朝聘大傳說有過行者黜其圭不義則不見

屬也乃卜三龜一習吉司馬釋云乃卽三王而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　箋曰三龜三卜人也卜一龜三人占之一猶同也習所習占書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司馬釋云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馬曰籥藏卜兆書管鄭曰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所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　箋曰占人旣言吉周公復自開大卜三兆法書合之公曰體王其罔害罔占人玉藻注兩引皆作無　箋曰君定體謂龜之高及四足兆象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箋曰予小子對君父之詞新命謂王不死己不代死若新受命命己長終其天年是圖茲攸俟司馬云是圖茲道鄭曰茲此也　箋曰攸所俟

待也所待者生太子能念予一人馬曰一人天子也箋曰能當為而念常思也已但常思輔天子之事助王致太平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鄭曰縢束也凡藏秘書藏之于匱必以金緘其表　箋曰凡卜既事繫幣而比其命詞藏于占人歲終計其中否此非常之冊故別藏之匱匣也王翌日乃瘳翌從郭璞元應顏師古李善引同正義本作翼　箋曰瘳疾愈也武王既喪鄭曰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為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　箋曰白虎通引云喪者亡也人死謂之喪為孝子心不忍言死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

大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而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在強褓周公盛養成成王使召公奭爲傅周公身居位聽天下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于國鄭曰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于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欲居攝小子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于孺子之言於京師　箋曰管叔武王所重任以監殷武王崩于次管叔可立望入朝專大政而周公不讓乃身爲冢宰令百官總已以聽故管叔怨焉管叔爲大宗主羣公子故羣弟從之

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唐石經正義于作於鄭曰孺子謂成王也　箋曰孺子太子之稱不利謂謀殺之周法傳子殷家弟及誣周公欲自立而嫌成王將弑之自立成王生於武王疾瘳之年三歲遭武王喪旣

喪五歲矣不能朝見羣臣也

周公乃告二公

司馬云告太公望召公奭　箋曰以流言召二公

曰我之弗辟

說文引辟作㢸弗作不

我無以告我先王

司馬釋云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幼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馬曰辟謂辟居東都鄭曰我今不辟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讓爲德我反有欲位之謫無以告于先王言愧無辭也　箋曰辟三公執政之名也須有辟王王辟公皆謂周公弗辟者不居位也不聞言當退故弗辟矣以先王論之管叔爲兄不讓兄是不可告先王也

周公居東

鄭曰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　箋曰周公主陝

以東東伯之國詩謂之東山其地卽豳也爲
周初之東都王充引古文家説周公奔楚越
絕書云巡狩於邊壘子云東處於商蓋逸周
書言徐奄及熊盈畔則非居商奄及楚也

二年則罪人斯得 大傳曰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
祿父及三監叛也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
鄭曰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
皆奔今二年盡爲成王所得謂之罪人史書
成王意也罪其屬黨言將罪之 箋曰詩云
我徂東山滔滔不歸又曰如今三年言周公
出居一年歸攝王也朝廷初聞流言亦以周
公權重聽其巡守因而不召及祿父叛民儀
十人自拔來歸乃知管叔奄君去周公以弱
王室二公以王命迎焉因遂攝王伐殷一年

而三監破二年而奄君遷其三年也得謂俱伏其罪**于後**大傳曰三年之後周公老于豐司馬云東土已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在作嘉禾後康誥前　箋曰金縢圭序魯郊之之事不及周公攝政及薨葬之事故直記致政歸豐後**公乃爲詩以詒王名之曰鴟鴞**大傳曰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司馬名作命鄭曰詒說也周公傷其黨屬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詒王今豳風鴟鴞也鬻子斥成王　箋曰鴟鴞之詩言商奄猶未定魯將破兵因以遺言託王欲葬成周又以殺兄不敢葬文王墓左右以示己不安之意**王亦未敢誚公**司馬誚作訓鄭曰成王非周公

意未解今又爲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
未敢　箋曰誚肖也似也言未敢如公之意
司馬說爲訓公謂訓其意葬成周也此公
致政三年之後成王十年後其年未聞

秋大熟未穫

司馬云成王讓葬周公于畢從文
王以明子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
公卒後秋未穫鄭曰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
明年秋也　箋曰秋八月夏正六月禮五月
而葬則公卯月薨紀年云成
王二十二年葬周文公于畢

天大雷電以風

應劭王充引電皆爲雨　司馬云暴風雷雨
箋曰烈風雷雨受命之符示周公當有王
禮梅福杜鄴谷永周舉張奐俱說爲成王葬
周公不如禮王充云古文家云周公奔楚故
天雷
雨

禾盡偃大木斯拔

箋曰禾今謂之
高粱斯盡也

邦人

大恐王與大夫盡弁司馬釋弁爲朝服鄭曰弁爵弁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成王此時年十五于禮已冠而爵弁者承天變故降服也　箋曰與及也自王至大夫大裁素服縞冠而加用弁者以入廟開金縢也蓋天子朝服皮弁云盡者王入廟當玄端今朝服視朝大夫因入廟以公事開書非廟事也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說又作簡鄭曰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　箋曰金縢蓋藏累朝消弭之術禳疾亦其一也是以見其說大祝六祈六曰說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鄭曰問者問審然否也箋曰問占書何不在占人　對曰信懿司馬云信

有馬曰懿猶億也箋曰懿久而美也公命我勿敢言箋曰以曾受命故公薨後不言祕書本不可言占非祕事而公祕之者自以爲功事成嫌自功也王執書以泣鄭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曰其勿穆卜大傳曰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于畢畢者文王之墓地故周公死成王不葬于周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司馬釋云自今後其無穆卜乎箋曰穆卜謂卜葬文王墓旁也成王終葬周公文王旁自謂謙矣然猶以臣禮如以王禮當別爲塋也冢人大喪度甫竁謂新卜地也上未言卜此不得爲卜宅又卜宅當于禰亦不在文王廟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司馬云幼不及知箋曰不

在未生以前故曰不及也

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

箋曰彰明也

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

司馬無新馬新作親鄭曰新逆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與之歸尊任之　箋曰逆讀爲御御猶受也新逆我國家者成王知周公不自惜死以正嫡統有再讓天下之義非人臣之功乃授天下於成王者以其新知之故如新受國也

禮亦宜之

大傳曰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　箋曰禮讀如禮賓之禮凡受大禮者必有禮荅之之亦者亦國家也受王于公亦宜以王禮禮之白虎通云周公以王禮葬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

王出郊

箋曰郊告天尊周公記曰天子稱天以誄之言出者記反風之應在其時王充云觀變

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大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盛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馬曰反風還反也鄭曰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曰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回旋經日二公命邦人凡大木說文凡最括也箋曰周官鄉老二鄉公一人謂天子三公分掌六鄉其有致政三公則在任三公不掌鄉其無致政三公則在職公各領二鄉也周公老于豐曰明農近豐二鄉周公掌之餘四鄉二公掌之今周公新死二公兼攝六鄉鄉之事由鄉老命焉凡猶計也計大木已拔者若干將以備國用所

偃盡起 箋曰所偃者禾也前見近郊禾起此因邦人凡木入幽隱山谷見禾盡起因以告二公記異瑞也張奐云樹木盡起上未云木偃非也

而築之 馬曰築拾也禾爲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失亡也 箋曰築拾邦禾以風偃禾穀悉落不可穫但可拾也先但見禾偃雨至以爲穀必苟今乃因雨而穀盡落雨止禾起因穀落故不起也於是不穫而拾亦記異事

歲則大熟 箋曰言尊周公當天心自是之後黜杞而王魯魯郊祭后稷牲亦白牡周公得郊太伯不得追王郊者太伯無致太平之功又未踐阼

金縢弟十二

大誥第十三　周書四

王氏集注幷箋

大誥　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本紀云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又云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乃作大誥　箋曰四國既亂二公不能討迎公還大發兵征之以在軍中事不可承朝命因遂稱王以出令是爲攝政元年

王若曰　鄭曰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　箋曰此攝王之篇故不加周公曰

大誥繇爾多邦越爾御事　詩箋引爾作乃　箋曰繇道也御事多邦之臣受王令者面命之以徧誥開導天下

弗弔天　箋曰弔善也遭

喪之詞曰若之何不弔

降害于我家不少延

東晉本害作割此從馬鄭　鄭曰言害不少乃延長也　箋曰延長也言武王不少延長成王幼不能涖阼也

君奭曰惟甯王德延

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

歷魏石經作鬲　箋曰洪猶共也幼幼小也初立稱沖人言未安其位也俗儒以沖童聲近非也幼童人人則不詞歷服猶久事也天位長久故曰歷服堯曰歷數在爾躬言天下共推幼小新王嗣無竟大位以爲當立也

弗遺哲迪民康

遺從漢書東晉本作造　箋曰言己居攝及避東本末以曉天下也王幼小不遇哲人道進民于康樂之治

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箋曰格當爲假漢書釋爲往假至也矧詞也言

方當求賢自輔望有能至心知天命者

已箋曰已漢書釋爲熙予惟小子若涉淵水箋曰予小子王子之稱攝位不當尊自以文王之子治事耳言己當佐定天下如欲渡深淵之水也記曰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予小子予惟往箋曰往往居東也求朕攸濟箋曰言予往東都亦惟求所以濟王業不畏流言也敷賁箋曰江聲說敷賁爲疏附奔走之臣漢書釋爲奔走傅近奉承敷宇蓋涉下而衍敷前人受命箋曰此讀當爲賁敷前人賁分也敷陳也前人文武之臣也受命立成王諸臣分任其職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箋曰茲此也謂朝廷也閉闔門也朝廷不忘佐命之大功方尊禮我我亦不敢闔門不問政事

以已避位初歸先言君臣無嫌之意以釋羣疑于天降威箋曰于吁也吁天降下可畏懼之事謂武王嗣也用寧王遺我大寶龜鄭曰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時既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箋曰寶保也守也寧王開國之王始定殷者武王也武王命周公受遺輔政則畱誥以大守龜令專決政事今我用之非自擅紹天明卽命箋曰紹繼也明謂明命也我繼天之明命卽阼出令國非無主曰有大艱于西土箋曰日爰也艱險也大險詖之人往西土流言西土人亦不靜鄭曰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越茲蠢殷小典魏石經越皆作粵蠢作截馬曰腆主也腆鄭曰腆謂小國也箋曰越茲于是也蠢

動也小腆謂祿父以公子主殷祀本不敢叛而三監扇動之

誕敢紀其緒

箋曰誕大也紀理也緒業也大敢理殷餘業託名興復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

馬曰疵瑕也鄭曰知我國有疵病之瑕　箋曰疵民姦民也天降威怒使我知此亂由于姦民為不安謂不利孺子反閒之言

曰予復反

箋曰反還也于是我自東復還京師

鄙我周邦今蠢

箋曰鄙謂滅而縣其地也左傳曰鄙我亡也言予當滅凡應刑叛者非獨四國乃使我周邦今蠢動者皆定之為縣鄙所以威天下辨散其黨

今翌日民儀有十夫

儀從大傳東晉本作獻

予翼

箋曰翼猶助也民儀民之表儀殷之大族也夫傅也以其來助故號為夫

蓋不從亂而自歸者以于敉寧箋曰于往也以往撫安武圖功我

有大事箋曰武繼也大事軍事言民儀告予欲繼謀功者當舉大事休朕

卜并吉鄭曰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箋曰休興也猶助也天助我故卜同吉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箋曰肆故也友邦周舊領之國尹氏三亳阪尹殷之舊都邑庶士殷士三者皆有來迎事之人是謂大誥

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箋曰時人心疑故告以吉卜又殷方謀紀緒嫌周人不得斥殷爲叛故言祿父等乃降周去殷逃死播蕩之臣非殷後當立者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

不反曰艱大鄭曰女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志同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爲難大箋曰不及尹氏者蓋以遠不徵其兵也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箋曰言且當防內變越予小子箋曰越猶告也庶邦反告周公考翼不可征箋曰考翼老臣輔王者謂周公也征行也周公爲考翼且當留鎮輔不可自行王不違卜肆予沖人永思艱王下東晉本有害字此從漢書箋曰此下周公自言攝王之意王卜征必行不可違故成王長思此難乃令公攝曰烏呼允蠢鰥寡箋曰不得外助則王室微弱信如動搖矜寡哀哉予造天役遺馬曰造遭也箋曰役使也予周公

爲天所役使遺亟

大投艱于朕身箋曰大以艱尼投加我身令我攝王

越予沖人不卬自卹卹從魏石經東晉本作恤箋曰卬身也卹憂也周公以沖人成王不能身自憂故當急難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

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卹不可不成乃寍

考圖功箋曰義古儀字度也毖勞也寍考武王也武王公兄而曰考者古者繼先君則以其所後爲考考廟故舜考堯魯釐父閔周公既攝乃稱寍考也言王不能自卹擬度女諸邦之意當同力綏予勉予曰無以憂爲勞以武王圖殷之功當卒成也

已予

惟小子不敢朁上帝命東晉本朁作替此從魏石經箋曰朁僭

也上帝天子也予攝王不敢僭立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箋曰言昔武王起小侯爲天子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箋曰卜用卜中也詩曰考卜維王武王居鎬得吉卜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箋曰相民謂攝王助理民事也亦得吉卜如前烏呼天明威弼我丕丕基威從漢書東晉本作畏箋曰言天威甚明故卜幷吉王曰爾惟舊人箋曰言爾舊事武王爾不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箋曰王應麟云漢人引不克東晉本作不丕克省察也若女也女雖不能遠察天命弼我女當知武王勤女定殷之事天閟我成功所天閟東晉本作

天閟毖箋曰閟當作毖勞也所處也天以伐殷殷勞我是我成功之所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箋曰極盡卒終也盡終武王所謀之事謂定殷都雒**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忱孔光引作諶箋曰誘道也化讀如大夫化我之化過也予軍過之處誘道諸侯以天輔我周之信言**其考我民**箋曰考成也言當成民事**予害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箋曰前寧人卽舊人也予當往前定殷之人之所謀其伐殷之功所終成故予過道爾**天亦惟用勤毖我**箋曰天以勤事勞我**民若有疾**箋曰言從叛之人如爲疾所中非其本心也康誥曰和若有疾**予害敢不**

于前甯人攸受休畢箋曰漢書釋畢爲輔休興也禮尸謖古文作尸休休興聲轉耳予何敢不往前定殷諸臣之所以其所受之功興起畢成之王曰若昔朕其逝箋曰逝往昔往居東時朕言艱日思箋曰言猶日念也念此難無日不思欲攝不敢欲退不可若考作室既厎法箋曰厎定也法謂規制也厥子乃弗肯堂矧弗肯構箋曰堂殿也構蓋也肯可也言其子幼小不可令築堂又不可令蓋屋也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鄭曰其父微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箋曰考翼輔幼子者諸矦言周公爲王考翼故明考翼之職見其子不能終作室其

可曰予有後曰可待不棄舊基而已乎言當亟成之厥父菑厥子乃弗肎播矧弗肎穫箋曰不可令布種又不可令刈穀與堂構皆舉始終言之菑反耕田也堯典播時詩俶載皆贊近通同字耕反而剷禾其中或又以一歲田爲菑

厥考翼其肎曰予有後弗棄基箋曰設兩喻以明無可待

肆予害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箋曰既不可待後故今予不敢不於我身撫定王之大命所以攝位若兄考箋曰若順也兄考武王也尊者弟兄不以屬通周公攝故得兄武王先君爲考言我順武王伐殷之故事乃有友伐箋曰有讀爲又友助也順也乃我又順助王室伐叛者如武王意厥子民

養箋曰養長也民養若言民牧其子者凡武王之子以子喻臣也言庶邦諸侯亦武王子又爲民長有同休戚之誼其勸弗救箋曰勸勉救止也諸侯其必勉伐殷而弗諫止王曰烏呼肆哉箋曰肆伐也詩曰是伐是肆言予今陳兵往伐四國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箋曰徵諸侯兵從征及各守封圻尹氏庶士力不若庶邦故不及焉爽邦由哲亦惟十人箋曰漢書釋爽爲勉助由哲爲道明爽明也勉也由讀爲迪十人民儀十夫也能勉助國家道進明命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箋曰十夫進知天子之命在周不在殷知天之輔誠爾時罔敢易法箋曰漢書釋法爲定法當爲正古法字爲佱形

近而誤爾時者殷叛之明日十㓝今天降戾人不敢改易正朔而自歸周

于周邦箋曰戾定也已攝王有主是天降定惟大艱人誕鄰箋曰漢書釋誕鄰爲大逆誕謾也鄰當爲遴周易或作吝逆也大尼之興由其人誕謾逆行

胥伐于厥室箋曰言四國不同心必自相攻于室爾亦不知天

命不易箋曰爾爾諸侯疑于殷周之際是不知周命未改予永念曰

天惟喪殷若嗇夫箋曰嗇夫主田之吏天不能亡殷必假手於人嗇夫不自治田必假手於農故命我予害敢不終朕畝箋曰耤田之禮王三推庶人終畝言武王推之子乃終之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害

其極卜箋曰極中也言舊人佐定殷者皆承天休天意可知予何必定中于卜敢弗于從率寧人箋曰于往也往伐三監也率諸侯前定殷者同往言從者謙詞也寧人不必皆爲諸侯故概曰寧人有指疆土箋曰有撫也旨致也詩作耆曰耆定爾功疆其土者除其國也予往撫致其土無所用戰矧今卜并吉箋曰言人事已必勝又得吉卜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箋曰僭差也天命無差貳卜陳惟若茲箋曰卜卜吉也陳誥所陳也以卜及此誥須天下使咸順此意

大誥第十三

康誥第十四　周書五　尚書卷十四

王氏集注幷箋

康誥司馬曰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紹武庚祿父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閒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馬曰康圻內國名鄭曰康諡號

箋曰康即邡也漢潁川周承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邡者是今汝州地也康叔子康伯知非諡矣邡始君不臣兄弟故康叔冊季不稱伯而以伯仲耳武王九十三至此百年母弟不得齒少也康叔以司寇作監監雒後三年雒爲東都移監河朔治邶鄘衛六世皆世官頃公封衛侯在夷王時

惟三月（大傳曰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哉生霸（馬曰霸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周公初基（鄭曰此時未作新邑基謀也）作新邑（東晉本作新大邑此從大傳）于東國雒（篓曰東國殷國也時新除殷國直名曰雒雒忌欺以鳥名氏水雒出商州謹舉山至鞏縣入河）四方民大和會（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雒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鄭曰岐鎬之城處五嶽之外周公爲其于政不均故東行於雒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

四方民聞之同心來會樂卽功作効其侯甸
力焉是時周公居攝四年也隆平已至
男邦采衛鄭曰不見要服者以遠于役事而
恆闕焉箋曰男下加邦者近畿
千五百內供王事之國也百工播民箋曰工
采衛外諸侯以外無役事末命之
官也攝王所命曰工和見事于周箋曰見效
播分也分地受功也周鎬京
也宗周民徒官吏與殷民周公咸勤箋曰咸
相和皆效其事勸於役也感也感
定殷之勤勞數年乃洪大誥治鄭曰洪代也
之問三動大眾言周公代成
王誥箋曰大誥命王若曰孟侯大傳曰天
康叔大治治雒邑也子人子年
十八月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于
郊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地土

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父在時皆知
之鄭曰王若曰者總告諸侯孟迎也依略說
太子十八為孟侯而呼成王箋曰於此政
周公稱王者公還宗周臨朝出命也若曰者
記言之例當修飾文句不能直載口語順其
意而已以世子養成王故令之迎侯示當還
政也成王免喪時六歲周公居東一年攝政
四年成王年十一耳十八迎侯謂常法也記
曰抗世子法傳曰周公盛養成王言比于太
子居之宮中如以器貯物也必盛之者號為
王則教不可施故孔子比
之於殺身言他人不敢為
朕其弟小子封
箋曰
朕周公對成王及諸侯自明大誥大治之意
也其之言謙不敢質也弟章東之次弟謂誥
冊也字亦為戳今作秩爵之次弟也言已不
當爵命侯牧且以權宜策命之小子者王子

也明其以懿親鎮輔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大傳曰子夏曰昔者三王慤然欲錯刑遂罰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以不平私之乎加此者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箋曰顯光也孟子引書曰丕顯哉文王碁此言丕顯不連考為稱也文王稱穆考文考祭法顯考次祖考當高祖之世

不敢侮矜寡箋曰殷多方既服此治殷民故主言矜寡庸庸祇祇箋曰左傳引說為賞功祇德祇愛也威威顯民箋曰威畏通用字畏天之威命顯于民用肇造我區夏箋曰肇始造為也區崎區僻隱謂西土夏中國也始自西夷及於內域粵我一二邦箋曰一二邦謂西方屬以修

我西土箋曰修治也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自治西土爲天子邊地**惟時怙**箋曰時承怙恃也承王命爲殷所恃言服事殷**冒聞于上帝**箋曰冒茂通用字茂美也君奭迪見勖閒東晉本亦作冒聞王充越攷均引冒聞其說未詳上帝蓋殷帝**帝休**箋曰休興也文王有帝德當興受命**天乃大命文王**大傳曰天之命文王非喑喑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令則行禁則止不逆天之道周人以仁接民而天下莫不仁故曰大也**殪戎殷**箋曰殪當作壹猶齊也戎大也詩曰實始翦商文王稱王故齊於大殷禮記說殪爲壹殷爲衣壹戎衣者武王也言兵不再舉**誕受厥命**大傳曰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邢三年

伐密須四年伐畎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　箋曰誕大也伐紂有天下武王又大受文王之命

粵厥邦厥民惟時敘

箋曰厥其時承敘序也武王受命乃承文王邦民因而敘之故不言烈考

乃寡兄勛

箋曰寡兄周公對康叔自述攝王之意也勛勉也勉承文武之業再定殷也必本之考兄之親者二叔新叛羣弟有疑以明已不私親亦不廢親當承父志耳近儒多以寡兄為武王引鄭說寡為尊稱禮弟兄不以屬通非詞側也

肆女小子封在茲東土

箋曰肆陳也立其監陳其殷本立而言肆謙不自命也在察也察即監也土者不封國為王土也

王曰

箋曰此下王曰者十一所謂弟也以誥詞書於冊弟一冊行政大法

烏呼封

女念哉今民將在祇遹乃文考馬曰遹述也箋曰在察也女在東土民亦在往女能敬述女文考之政否紹聞衣德言箋曰衣當爲殷紹繼也殷民思殷人將察女能紹所聞殷先王德教否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箋曰往往雒也敷求廣求其道也女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司馬曰必求殷之先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亾丕遠惟之商箋曰攺殷言商者據當時之稱耇不盡在雒沐也耇老宅度也成人成德有名者度其心乃知其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鄭曰古先哲王虞夏也箋曰廣其學問志慮弘于天荀子引弘覆于

箋曰弘大也法天之德而弘廣之若德裕乃身箋曰若順裕饒也順天弘德非但裕民亦所以裕身不廢在王命荀子引命作庭箋曰廢頻也監之職在不廢王命當使德施及下王曰烏呼小子封箋曰弟二冊誥以毋讐殷頑恫矜乃身鄭曰刑罰及己爲痛病箋曰恫痛矜瘝通用字言用刑之慘當若在身敬哉箋曰宜常自警省也天威棐諶威諶東晉本作畏忱此從應劭引郭璞李善同箋曰威命也天命輔周信矣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箋曰大謂天下歸往也小人頑民也八百同詞可見受命之應天順人也而小小反覆亦難保其無怨恨不足怪也往盡乃心箋曰盡心化導之無

康好逸豫乃其乂民箋曰康空逸安豫樂也但言大平安坐而定是空好逸豫也或一切用威殺戮齊之以刑亦是好逸而怠於治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箋曰引人言以釋康叔之意也不在大小言無可怨也大者蔽父小者庶頑昭無知不足怨恨皆惠不惠懋不懋箋曰惠順懋勉也順不順者勉不勉者乃爲能乂已箋曰已歎詞熙嘻同用女惟小子乃服惟弘箋曰服治也以王子親貴作監所治在推廣王德王應保殷民箋曰應當保安也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箋曰宅度也新民新定之民作者與之更始詩曰遐不作人王曰烏呼封箋曰

弟三冊誥境內刑罰之宜敬民乃罰民東晉本作明此從禮記引　箋曰言敬
民乃用刑罰非以威之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王符引非眚作
匪省　箋曰王符說罪雖小非以過差爲之乃欲終身行之自作不典式
王符引式作戒　箋曰王符說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典戒典法也爾有厥罪
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
眚災王符引作省哉箋曰適偶也偶陷於眚爾既道極厥辜時乃
不可殺箋曰極中也治民當導有罪者於中故不可妄殺也若民無辜不待導中
也王曰烏呼封有敘時箋曰弟四冊戒以專執刑柄禁諸君長淫

刑有又也文王時敍今又惟時敍是承也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荀子引勑作力勑勞也大勉於治箋曰明勉服治則民皆勞勉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箋曰大誥曰民若有疾言殷民絓誤如疾疫相傳染也今往和之則盡棄前咎所謂作新民也荀子說爲和而又疾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箋曰赤子無知而必保持之則民無知當安治之無疑也非女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箋曰刑用刀殺以殳劓刖鼻刵斷耳皆誅叛賊者劓刵言又曰謂从罪減等也康叔蓋爲司寇又賜鉞鈇故得專殺王曰箋曰弟五冊誥屬國

都邑取法康叔故不言封

外事女陳時臬

箋曰外謂所監東土之外臬法也女康叔陳法爲外取正

司師茲殷罰有倫

箋曰司司刑官也茲雒也大傳曰孔子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不同聽每君異法法無有倫是故知法之難也倫理也殷罰監殷所罰得其理則羣士司刑者師法之非師殷時法也

又曰要囚

箋曰要刑獄書也囚繫也外獄有待決者囚之而上其要於監康叔當聽之亦職外之事故加又曰顧虎說又曰爲周公重言非也

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

箋曰周官曰異死刑之罪而要之郊旬遂二旬縣三旬都三月大司寇聽其成此要囚之大限恐其久留不決也言五六日者欲其更速服治蔽斷也言

丕蔽者悉爲斷遣也王曰箋曰弟六冊申上言其要女陳時臬事罰
蔽殷彝箋曰彝常也言治殷民當用常法不可用重典用其義刑義
殺勿庸以次女封次荀子兩引皆作卽箋曰義宜次恣古今字恣縱
也戒其任意不任法乃女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箋曰曰于遜順也女雖盡順于文王之時敘猶自曰未有能順時敘之事甚言勿自恣也
已女惟小子箋曰重言之戒其恃親貴未其有若女封之
心箋曰若順也不獨不可恣且不可順朕心朕德惟乃知箋曰引已
以譬曉康叔凡民自得罪荀子引民作人箋曰荀子說刑罰綦省而威

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隱竄逃亾猶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上言得罪朝廷可赦故言民自得罪有六也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箋曰寇攘盜也姦宄犯法者殺人鬥害者越人于貨劫財物者趨歧說越於也殺于人干貨殺人取其貨敃不畏奴閔弗憝孟子引敃憝作閔譈說文引敃不憝箋曰敃昏無知之見憝討也許慎以憝怨說之又以敃爲冒趨歧以憝爲殺孟子說譈爲不待敎蓋以爲譚王曰封箋曰弟七冊承上言當刑者二康叔所主元惡大憝箋曰題下二事元首也矧惟不孝不友子服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箋曰父謂事生考兼言奴後于父不能

字厥子乃疾厥子箋曰字慈疾害也春秋殺世子同於殺君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箋曰顯代鞠稺也兄代父乃天倫序父愛稺子又人情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箋曰弔閔也左傳說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越商引鄭說此爲門內尚寬言持法行政之人不能自治其父子兄弟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箋曰泯蔑聲轉通用字速召由用也不孝友不治則民常大亂自治之民常亦亂女當召而用刑故設王官主此獄也傷管蔡之變故全骨肉之恩垂流言之法文王作罰刑茲無赦箋曰

文王作罰文王所作刑書也左傳楚芋尹亦引周文王之法
不率大戛
箋曰率循戛禮也大禮王朝之禮
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
鄭曰訓人師長聽王政之五官也箋曰此都國外庶子謂大夫庶子四人掌都家政令事故以告其君長訓人訓方氏掌誦四方之傳道正人僕人下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公卿之復逆諸節掌以旌節使四方者行夫環人之屬皆傳通言語
乃別播敷造
箋曰播散造言所謂讒說殄行
民大譽弗念弗庸
箋曰譽稱也美也不念用稱遹美事
瘝厥君時乃引惡
箋曰瘝病也引長也病其君而長其惡其君不肎罪
惟朕憝
箋曰此王朝所當討
已

箋曰傷痛之者追感流言致亂者女乃其速由箋曰女所當召致者茲義率殺箋曰義宜率律也宜依律案誅之亦惟君惟長箋曰上言臣民故特言君長不能厥家人箋曰不孝不友越厥小臣外正箋曰別播敷造也外正所統都邑長也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箋曰放棄非違也言用治不言慤諱尊者女亦罔不克敬典乃猶裕民箋曰上戒其恣此又戒其縱弛也不警法而用寬裕不得爲裕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鄭曰敬忌祇祇威威是也箋曰劉向說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敬慎恭已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言能

用文王之法乃爲裕民也敬忌警戒之詞易居德則忌甫刑亦曰敬忌**我惟有及則**箋曰我謂王朝則法也使今王及文之法**予一人以擇**擇從荀子引東晉本作懌　箋曰擇釋通用字君奭曰天不庸釋釋舍也天命所在曰釋言康叔能治則王室安也對諸侯言曰予一人荀子曰明主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故君人者勞于索之而休于使之書曰惟文王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王曰封**箋曰弟八冊詰以刑不加德**爽惟民迪吉康**箋曰爽明明勉也爽之字從大或從夫謂人待明而起惟思迪道也勉思治民進道以和吉康乂之治不在刑罰**我時其惟殷先哲王**箋曰惟思也**德用康**箋曰康寬

也言初立三監本用寬德乂民作求箋曰求終也詩曰世德作求用殷後以終殷先王之業言不欲絕殷矧今民罔迪箋曰王欲迪之而殷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箋曰適猶和也頑民不叛亦可度外置之但行政之道務在迪民今若不能更謂適此不迪者是無政也故必乂之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箋曰弟九冊言立監之意殷頑非封國所能定彼以復殷為名又不可仍續立殷後乃命女監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箋曰不罰而更乂之是行德也民必說德勝於行罰也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叀未同箋曰戾捩古今字捩猶轉也叀亟也一作屢殷民未同心

故屢勸道而未和同

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

箋曰殛極通用字窮也爽惟云者猶言昧昧思之民不服由政之不善其天以此罰我窮我耶我誠當自省而無所怨

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

箋曰大謂舉兵多謂四國亟叛也

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箋曰矧曰猶惟曰也尚庶幾也天其罰我我惟曰以善政顯聞而可

王曰烏呼封

箋曰弟十冊誥以無惑人言

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

箋曰殷民叀叛獻策者必多故戒勿用非謀行非法

蔽時忱丕則敏德

箋曰蔽蔽囚也枕信敏審也丕蔽要囚是所以取信於民民皆法其明愼之德也

用康乃心顧

乃德遠乃猷裕箋曰顧還視也無怨非但康民亦所以自康也先示寬大用後還寬大以自顧其德則猷裕益遠久可裕非以權術取定一時也君薨曰告君乃猷與

乃以民寍不女瑕殄箋曰瑕疵殄病也以利也與民俱安亦己之敕

王曰嗚呼肆女小子封箋曰弟十一冊申敕之肆陳也郎監也

惟命不于常箋曰禮記曰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有治民之責者不可不慎

女念哉無我殄享箋曰享所謂享辟享殷民貢賦也監不善則民不享

是絕王之言　明乃服命箋曰勉出所治政令高乃聽箋曰勿用非謀

用康乂民箋曰務在寬以治之篇中八言康故曰康誥後以邑為謚蓋取此也

王若曰往哉封箋曰讀冊書畢又口敕之使涖官也勿替敬典箋曰替廢也前敕以敬典不可廢命聽朕誥誥一作告此從唐石經女乃

以殷民世享箋曰言殷民世享則女之所以

康誥第十四

尚書十四

酒誥弟十五　周書六　尚書卷十五

王氏集注幷箋

酒誥司馬曰周公旦懼康叔齒少告以紂所以亾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故謂之酒誥以命之

箋曰周公還政成王成王作邑以封周公公不敢居讓以爲東都謂之王城而自居康叔先治之雒邑移康叔於沫土而作酒誥蓋紂之餘俗已革唯尚有羣飲之風猶非太平故更嚴其法以救敝也一代必有所以亾代者務革之故馬文徵而秦焚書秦法徵而漢漏網酒於後世不能亾國而誥殷羣飲乃埀爲經示撥亂之道

成王若曰

馬曰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諡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鄭曰成王言成道之王 箋曰周公已歸政故特著成王言仍周公之言故加若曰言成王之意公順而誥

明大命于妹邦

妹一作沬 馬曰妹邦卽牧野之地鄭曰妹邦紂都所處也于詩國屬鄘故其風言有妹之鄉則妹之北妹之東朝歌也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 箋曰妹牧坶沬聲轉通用牧野在朝歌城南七十里商都遠郊也朝歌城卽妹邑矣地道記云在禹貢大陸之野紂亾而多士遷蹝奄而多方滅至此又立監治之無國號

故曰妹邦乃穆考文王箋曰昭穆之制周所立也始以文王為穆廟而建祧焉因為文王之號殷人弟及明不序昭穆肇國在西土箋曰肇始也西土言為西伯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箋曰毖慎也庶邦西伯所領之邦庶士庶邦卿士少正小卿也鄭有少正公孫僑魯有少正卯其遺號與御事來西伯國中受事者時文王國不待誥故專毖庶邦朝夕曰祀茲酒箋曰祀當為神慎也篆文神作祀與祀相近而誤朝見曰朝暮見曰夕王充說朝夕戒慎則民化之然則充所見祀為慎惟天降命肇我民箋曰肇敏也天之降命敏于我民言天惡昏惰惟元祀天降威箋曰元元祀文王受命之元年也

降威謂革殷命我民用大亂喪德箋曰喪亾也民不必言德亾德者上無德以及民我民妹邦之民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箋曰辜罪也小邦邦阢密須之屬大邦謂崇也逸周書武王征四方憝國九十有九孟子說滅國者五十文王誥箋曰謂文王遺書垂訓教小子箋曰小子成王自謂也亦兼訓後嗣王有政有事無彝酒政一作正箋曰彝祭器禩所用以盛鬱鬯者周禮有六彝不盛酒也無彝酒者臣無禩禮則無彝酒言常不設酒也韓非子紹績昧曰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賈公彥說有政大臣有事小臣越庶國飲惟祀大傳曰天

子有事諸侯皆侍尊卑之義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　箋曰庶國助祭則與于飲言天子大燕諸侯唯此也飲以人眾爲樂故唯謹於羣會

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

大傳曰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濮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親成也成者成于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　箋曰迪道也文王慎酒而不絕酒者酒以和親族燕皆醉所以道民於和樂則能以德自將無醉失也

小子惟土物

箋曰小子成王惟思也土物土貢也殷初納貢故思其亟也洛誥曰儀不及物不享

愛厥心

臧箋曰愛讀爲心乎愛矣之愛隱也優然中心藏之言憂不能忘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箋曰祖考成王謂文王也聰察也殷初入土納貢恐其反復察聽祖訓莫如謹酒酒雖小德德無小大也小子惟一妹土箋曰妹土已納土物因思一之也嗣爾股肱箋曰嗣繼也以女代三監居妹土爲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箋曰純其未詳考父長兄也藝黍稷謂農人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箋曰牽引前也賈市也上言農此言商賈也白虎通引以賈用爲句云行曰商止曰賈引鈎厥父母說爲欲酉供養之厥父母慶箋曰此總謂庶民農商父母也

慶冠昏蜡醻之類**自洗腆致用酒**馬曰洗盥也箋曰腆善也告賓曰不腆之酒則賓告旨言酒腆也于禮主人洗爵獻尸賓賓致爵主婦致爵于主人致爵卽獻士人之禮也飲酒之禮莫重于獻洗致獻賓主人也腆酢主人也庶民唯此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箋曰庶士庶邦卿士有正少正也不言少者兼凡長官言之庶伯都邑之長君子羣公子也**其爾典聽朕教**箋曰典主也爲民表率故典聽此教**爾大克羞耇**箋曰羞進耇老也進老謂國老也克堪也也大堪進老言非惟年老其德亦堪爲國老**惟君爾乃飲食醉飽**箋曰言君有養老之禮令爾燕則命醉食則告飽**丕惟曰爾克永觀**

省作稽中德箋曰日于也作猶尊也稽考也考其中和之德觀之于衆以省察其德尊之以故有燕食饗禮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大傳曰古者之帝聖治天下也五十已下非蒸社不敢游飲唯六十已上游飲也鄭日饋祀助祭于君箋曰饋饋食士以特牲大夫以少牢祀謂蒸社也孟冬之月大飲蒸大制祠于公社介助也受嘏之詞曰介爾景福逸游也饋則介飲祀則游飲皆六十已上之事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箋曰允信也王信其能正事也茲亦惟天若元德箋曰元善之長也若順也非惟王信之天亦順其德可長民也永不忘在王家箋曰言王室念其功王曰封箋曰上述誥已

畢已下反復戒飭之故各更端我西土棐徂箋曰棐輔也徂讀爲助西土輔助謂文王舊臣邦君御事箋曰諸侯遣來受事者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箋曰言自妹邦已外無酒酒之俗王自能教之也腆常也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箋曰言今始滅商也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箋曰迪進也進猶上也顯小民箋曰顯猶示也經德秉哲箋曰哲當爲制經常秉執也以常德執其制所謂顯小民自成湯咸箋曰咸謂臣也咸皆也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至于帝乙成王畏相箋曰孔穎達說先儒皆以

酒誥帝乙爲紂父自有國至紂乃亡不數亡

國之主故云至于帝乙易說易之帝乙爲成

湯書之帝乙六世王本紀湯太丁太甲沃丁

四世沃丁弟之子小甲仲丁仲丁弟之子祖

乙祖乙立殷復興畏猶敬

也王則成王相則畏相

惟御事厥棐有恭

箋曰有讀爲又恭當爲共諸侯御事之臣

見王朝秉制其輔諸侯又能各共政事

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箋曰禮有拜崇酒崇充也充充長

也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

白虎通引侯甸任衛作國伯

箋曰韋昭說自商以前侯圻外甸圻男圻采

圻衛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

界也此不言采省文耳邦伯州伯

頒二百一十國者五服凡八伯也

越在內服

百僚庶尹箋曰僚宮府治事者庶尹都邑之長惟亞箋曰亞次也大夫士以下惟服宗工箋曰服治也宗工都宗人家宗人在朝受治令越百姓里居箋曰百姓百官也里居致仕家居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箋曰飲酒齊色曰湎惟助成王德箋曰總內外官皆以助王顯越尹人祇辟箋曰越于也辟公卿有采地之稱以王德顯示於所尹之人敬戒其君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箋曰在今謂文王時也後嗣王紂也所聞蓋文王之言酣身厥命箋曰酣樂酒也身重也詩曰大任又身酣重其命謂爲長夜之飲罔顯于民祇保箋曰保恃也不

示于民所敬恃言無政法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箋曰怨民怨也王充云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紂于民怨曾不改行大恣其過泆于非彝

用燕喪威儀泆又作佚逸箋曰泆溢也溢縱非常以燕私喪其威儀所謂酒之失婦人是用民罔不盡傷心箋曰盡猶刻畫也惟荒腆

于酒不惟自息箋曰荒大腆多也惟思也不思自息言沈湎也乃逸

厥心箋曰逸失也以不能息如失心者然疾很不克畏死辜箋曰疾害很鞏也雖知死辜而不能畏仍行害戾之政在商邑箋曰言紂謀不及遠唯居京師自保越殷國滅無離離本作罹箋曰殷國京邑以外紂于其

滅無憂焉若西伯伐凡云有命在天弗惟德箋曰紂既不憂又不思德馨香祀箋曰馨香黍稷用造酒以祀者紂又不思用酒之宜登聞于天誕惟民怨箋曰登于天謂在天位承大祀易曰初登于天庶羣自酒箋曰自酒非祀饗而自飲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箋曰不愛殷也于殷惟逸箋曰逸過也罰之過當令一身死國亡子絕也般庚曰予一人有佚罰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箋曰速召也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箋曰多祇也不但徒誥言罰在必行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箋曰監視也視水防潰決視民防禍

亂
今惟殷墜厥命箋曰墜隕絕也言祿父滅殷絕我其可不
大監箋曰大監謂以康叔總三監監之在撫于時予惟曰女劼
毖箋曰曰曰于也劼毖皆慎也慎撫于是妹邦惟于女慎之又慎言妹邦臣民悉責之康
叔殷獻臣箋曰獻儀也儀表貴臣也侯甸男衛矧大史友
內史友鄭曰大史內史掌記言行箋曰矧詞也五五圻圻諸侯則令二史交相箴記
友之言交也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箋曰獻臣不言殷謂
周之貴臣致仕者也宗工都邑受事之官則爾事察之也服休服采矧惟
若疇圻父大傳曰圻圻者天子之境也諸侯曰境天子游不出封圻不告祖廟諸

侯非朝朝聘不出境鄭曰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順壽萬民之圻父謂主封畿之事　箋曰服謂殷邑服內也休已廢之都邑采分封之都邑圻父東都司馬之稱詩曰圻父壽治也殷之王畿今入于畿爲畿則王曰官治之以其遼遠設三卿焉司馬兼宗伯曰圻父

薄違農父

違從白帖引馬曰違違行也箋曰薄迫也農父司空也司空兼司寇曰農父事官以農爲重

若保宏父

箋曰保教官師保之職宏大也司徒兼冢宰曰宏父此三父者不領于臨故尊而父之

定辟矧女

箋曰辟法也上所限諸臣雖各有職教民而定法則惟女

剛制于酒

箋曰沈漸剛克故以剛制

厥或誥曰羣飲

箋曰以書曰誥誥羣飲者謂諸侯與羣臣淫湎力不

能禁女勿佚箋曰荺執其主君臣盡執抲抲從說文引東晉本作拘箋曰抲當爲訶譙訶詰問之也以歸于周予其殺箋曰周鎬京也歸于者非執于天子之側罪未定也亦伯討之義春秋之義執諸侯者歸之于京師又惟殷之迪箋曰迪進也惟猶與也迪諸臣新進用於周者諸臣惟工箋曰工治事之官下大夫以下惟寺一職者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箋曰以其或習舊俗又所害者小有斯明享鄭曰斯析也箋曰有讀爲又明勉享獻也洛誥曰百辟享謂殷舊圻都邑之君自勉來享者又分析待之以寬典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箋曰恤慎也既

殺之而不用是不恤事王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箋曰蠲絜也雖來事我不絜之以不役志于享

王曰封女典聽朕毖箋曰典主也主聽此劼毖

勿辯箋曰勿州里之吏所用以致民者辯偏也以勿偏告鄉遂之民先須酒禁也

乃司民湎于酒箋曰司察也民湎酒者既告諭乃察之言酒之戒寬于民嚴于在位者

酒誥弟十五

尚書十五

周書七

梓材弟十六

王氏集注并箋

梓材 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見橋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之見梓實晉晉然而循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往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抑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衛世家云爲梓材示君子可法之則以命之 箋

曰此篇代康叔誥所統諸國之詞使奉以布誥政申告治道皆曰王云云自曰予以下假爲康叔詞若後世授方略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惟依鄭本當作暨　鄭曰于邑言達大家于國言達王與邦君王謂二王之後　箋曰此言三監之職周公訓康叔之誥大傳引商子事在未攝王以前此在攝王之後也厥臣康叔私臣大家殷故家也王惟邦君周王所封諸侯不可言周邦君故曰王惟邦女若恆越曰我有師師箋曰越爰也爰曰引于也邦君難治而王朝各有命卿在焉是彼衆之所師女但常引而司徒司馬司

空尹旅箋曰三司侯國三卿也尹庶尹都邑長旅下士曰予罔厲殺人箋曰厲虐也予謂王朝也殷叛後恐刑殺過差故先戒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箋曰亦讀爲捘敬警勞敕肆今也徂讀爲助諸臣助其君先警敕其民今當助其敬敕而已肆往箋曰肆今也往往日也今已前紂與武庚時事姦宄殺人箋曰謂叛民曾殺人者歷人宥箋曰歷過也宥寬也謂此姦宄昔所過之家宥之以安反側肆亦見厥君事箋曰見其君事和見事之民也今當誘掖之使效事於君戕人宥戕下東晉本有敗字此據馬本王充引作彊人宥箋曰戕人在他國殺人者以違難審覈又方效事亦宥之也王

啟監厥亂爲民王充引作王開賢其率化民箋曰王啟立監之意其治民在化民曰無胥戕無胥虐鄭曰無相殘賊無相暴虐　箋曰恐其報復尋干戈至于矜寡矜東晉本作敬此從大傳大傳曰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任職必先弛此使無失職箋曰言不戕虐以傷矜寡也至于嫋婦嫋从說文崔瑗引東晉本作屬　箋曰嫋婦非人妻妾當入宮以妊免者合由以容王箋曰合猶連也方伯連率合諸侯者由用也容猶弼也康誥曰服惟弼王廣王之德其效邦君箋曰效致

也致列邦之君戒之越御事厥命箋曰越於也於御事來受政因次其命令曷以引養引恬箋曰曷何也恬安也詢御事何以長養長安之政自古王若茲監箋曰自用若順也用先王之道順此立監也罔攸辟箋曰辟刑也無所用刑言當以文治惟曰若稽田箋曰稽考也考田謂按視農田既勤敷菑箋曰敷布種菑反耕惟其陳修爲厥疆畎箋曰陳讀若維禹甽之之甽字或作甸或作畕比田田也疆界也六畎爲一畝畎小水廣尺深尺田相比處爲塍塍不修則雨至而所壅之本不固矣故爲畺以限之畎以行水喻法度也若作室家既勤垣墉馬曰卑曰垣高曰墉惟其斁塈

茨斁從賈昌朝引今作塗　馬曰塈堊也箋曰斁終也塈藻井承塵之白盛也茨以覆屋

若作梓材治馬曰梓古作杍字治木器曰梓治土器曰陶治金器曰冶　箋曰杍子也今曰小木

既勤樸斲惟其敷丹臒斁從說文引今亦作塗　馬曰樸未成器也臒善丹也鄭曰山海經云青北之山多有青臒　箋曰斲斫也塈茨喻完善丹臒隃文治

今王惟曰先王箋曰惟思曰于也思于先王之業

既勤用明德箋曰如田既敷菑室既垣墉梓材既樸斲

懷為夾箋曰懷來也夾持也殷民懷德為周夾輔

庶方亯作箋曰亯王作雒

兄弟方來箋曰兄弟同姓大小國方來謂將來也

亦既用明德

后

式典箋曰后後式用典法也集庶邦箋曰集合也以同姓合諸侯丕

亯皇天箋曰庶邦亯天子天子大亯皇天既附中國民附從馬東

晉本作付　箋曰既盡附屬也盡使中國歸附粵厥疆箋曰粵者重言申意也厥

疆妹土疆內也土于先王箋曰土謂不封國之地先王武王也左傳曰蒲姑商

奄吾東土也春秋傳曰是則土齊也肆王惟德箋曰肆今惟思也用和

斁先後迷民用斁先王受命以若茲監斁一作懌

箋曰斁釋也迷惑也先迷爲紂惑後迷爲三監惑當和釋之則周受命用釋也若順也

順惟德之意以立此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

孫承保民

杍材弟十六